



櫻 桃 園

契 訶 夫 著

契訶夫戲劇集

櫻、桃園

四幕喜劇

滿濤譯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

作 者 像

登場人物

朗涅夫斯卡亞（柳波夫·安德列夫娜）——女地主。

安涅——其女，年十七歲。

娃略——其養女，年二十四歲。

夏耶夫（列昂尼·安德列維奇）——朗涅夫斯卡亞之兄。

陸伯興（葉莫拉衣·亞列克謝維奇）——商人。

特羅菲莫夫（彼得·謝爾蓋維奇）——大學生。

西棉昂諾夫——畢希柴克（鮑利斯·鮑利索維奇）——地主。

夏洛達·伊凡諾夫娜——家庭女教師。

葉比霍多夫（謝棉·潘節列維奇）——管事的。

董涅沙——使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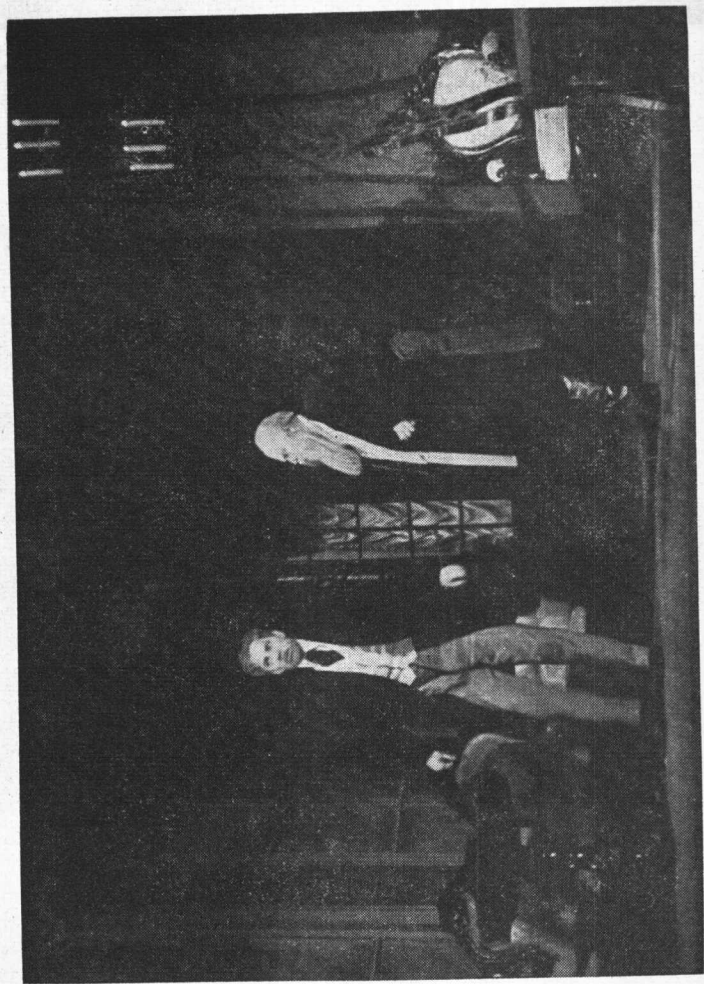
費爾司——老僕，年八十七歲。

雅沙——年輕的僕人。

流浪者



“櫻桃園” 第二幕劇照（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）



“櫻桃園”第三幕劇照（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）



“櫻桃園” 第四幕劇照（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）

登場人物

朗涅夫斯卡亞（柳波夫·安德列夫娜）——女地主。

安涅——其女，年十七歲。

娃略——其養女，年二十四歲。

夏耶夫（列昂尼·安德列維奇）——朗涅夫斯卡亞之兄。

陸伯興（葉莫拉衣·亞列克謝維奇）——商人。

特羅菲莫夫（彼得·謝爾蓋維奇）——大學生。

西棉昂諾夫——畢希柴克（鮑利斯·鮑利索維奇）——地主。

夏洛達·伊凡諾夫娜——家庭女教師。

葉比霍多夫（謝棉·潘節列維奇）——管事的。

董涅沙——使女。

費爾司——老僕，年八十七歲。

雅沙——年輕的僕人。

流浪者

火車站站長

郵政局職員

來賓及聽差多人

地點

朗涅夫斯卡亞的領地。

第一幕

一間至今尚被叫做育兒室的房間。有門通安涅的臥室。破曉，太陽即將升起。時序已是五月，櫻桃樹盛開着，但園中很冷，有晨霜。房間裏的窗戶緊閉着。

董涅沙手持蠟燭，陸伯興手持舊本，同上。

陸伯興 謝天謝地，火車總算到了。幾點鐘啦？

董涅沙 快兩點了。（吹滅蠟燭）天已經亮了。

陸伯興 火車誤了多久？至少有兩個鐘頭。（打呵欠，伸懶腰）真有我的，鬧了多大的笑話！我上這兒來，專爲到火車站接他們去，可是一下子，不知不覺睡着了……坐着，就睡着了。糟糕……你要叫醒我就好了。

董涅沙 我以爲您已經走了呢。（停頓）這會兒好像是他們來了。

陸伯興（傾聽）不……他們先得去領行李，辦許多別的事……（停頓）柳波夫·安德列夫娜在外國呆了五個年頭，不知道她現在變成什麼樣兒啦？……她人真好。又隨和，又直心眼兒。我記得，那時候我是一個十五歲的小孩子，我去世了的爹——他從前

在這兒村子裏開一家小舖子——他有一次用拳頭打我，把鼻子給打出血來了……那天不知道爲了什麼，我們會到這邊院子裏來的，他喝醉了酒。我現在記得，柳波夫·安德列夫娜那時還年輕着呢，人長得瘦瘦的，她把我領到洗手架子前面，就在這間屋裏，這間育兒室裏。她對我說：『別哭啦，小鄉下佬，到你成家的時候傷就會好的……』（停頓）小鄉下佬……我父親的確是一個鄉下佬，可是我現在穿起了白坎肩、黃皮鞋。這叫做：豬嘴拱進花房……我這會兒才算發了財，攢了一大堆的錢，可是仔細一想，鬧了歸齊，還是一個地道鄉下佬……（翻書）書，讀歸讀，可什麼也讀不通。讀着讀着，不知不覺就睡着了。（停頓。）

董涅沙 那些狗整夜沒睡覺，知道主人們快回來了。

陸伯興 董涅沙，你怎麼這麼的……

董涅沙 手發抖。我要暈過去了。

陸伯興 董涅沙，你太嬌養了。穿得像一位小姐，頭髮的式樣也差不多。這是不行的。你應該記得你的身份才是。

葉比霍多夫手持花束上；他穿着一件短上衣、一雙擦得閃亮的長筒靴，走起路來嘎吱嘎吱響；一走進來便失手把花束墜在地上。

葉比霍多夫（拾起花束）這是園丁送來的，他叫供在飯廳裏。（把花束交給董涅沙。）

陸伯興 順便給我拿一瓶麥汁汽水來。

董涅沙 是。（下。）

葉比霍多夫 現在外邊霜很重，天氣冷到零下三度，櫻桃花倒全開了。我可不能恭維我們這兒的天氣。（歎息）不能夠。冷熱都不合時節。葉莫拉衣·亞列克謝維奇，讓我告訴您，前天我買了一雙長筒靴，這雙靴子可真够瞧的，我敢向您担保，它嘎吱嘎吱響得實在叫我心裏起膩。應該擦什麼油呢？

陸伯興 走開。我聽得膩煩了。

葉比霍多夫 我每天總得碰上一些倒楣的事。可是我決不怨天尤人，我過慣了，簡直會發笑。

董涅沙上，把麥汁汽水交給陸伯興。

葉比霍多夫 我走了。（撞在椅子上，椅子倒地）瞧……（洋洋得意）瞧吧，請原諒我不會措辭，

單說現在，就是這樣的情況……簡直了不起！（下。）

董涅沙 葉莫拉衣·亞列克謝維奇，說實話，葉比霍多夫已經向我求過婚了。

陸伯興 啊！

董涅沙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好……他是一個老實穩重的人，不過有的時候，說起話來，人家聽不懂他。說得那麼好聽，那麼感動人，可就是意思很難懂。我好像挺喜歡他。他也愛我愛得有點神魂顛倒。他是一個倒楣蛋兒，每天總得碰上點什麼。我們管他叫『二十二個不走運』……

陸伯興（傾聽）許是他們來了吧……

董涅沙 來了！我怎麼啦？……渾身覺得發冷。

陸伯興 真的來了。我們出去迎接吧。她還認得我不？五年沒見面了。

董涅沙（激動地）我要昏倒了……哎，要昏倒了！

聽得見兩輛馬車行近邸宅的聲音。陸伯興和董涅沙急下。舞台上一個人也不見。鄰室裏開始起了一陣喧嘩。費爾司拄着拐杖，急忙走過舞台，他剛去接了柳波夫·安德列夫娜回來；穿着一身舊式的號衣，戴一頂高帽子，嘴裏只顫嚅哩咕嚕，但一個字也聽不清楚。後台的喧嘩聲越來越響。有人說：『打道邊走……』柳波夫·安德列夫娜、安涅、夏洛達（她用鏈條拴一條狗）同上，他們全穿着旅行衣服。娃略穿外套，戴頭巾，夏耶夫、西棉昂諾夫——畢希柴克、陸伯興、董涅沙手持包袱和洋傘，僕人帶着行李多件——一一通過房間。

安涅 打這邊走。媽，你還記得這間是什麼房間嗎？

柳波夫·安德列夫娜（快樂，含淚）這是育兒室！

娃略 天氣多冷呀，我的手都凍僵了。（向柳波夫·安德列夫娜）媽，您的房間，一間白的，

一間紫的，還一點沒走樣呢。

柳波夫·安德列夫娜 育兒室，我可愛的、美麗的育兒室……我小時候老睡在這兒的

(哭)……現在，我也還像一個小孩子……(吻兄，吻娃路，繼又吻兄)娃路跟先前一模一樣，活像一個姑奶奶。還有董涅沙，我也認得出來……(吻董涅沙)

夏耶夫 火車誤了兩個鐘頭。怎麼啦？這算什麼規矩？

夏洛達 (向畢希柴克)我的小狗會吃胡桃。

畢希柴克 (驚訝地)真有這樣的事！

除安涅和董涅沙外，餘均下。

董涅沙 可把我們等壞了……(給安涅除去外套和帽子。)

安涅 我在路上有四宵沒闔過眼……我現在凍得要死。

董涅沙 您是在四句齋●出的門兒，那時候有雪，有霜，可是現在呢？親愛的小姐！
(笑，吻她)等您可把我們等壞了，我的親人，我的光亮……我現在要告訴您一件事，

我連一分鐘也不能再等了……

安涅 (沒精打采地)又是什麼……

● 四句齋係復活節前四十日之總稱。

董涅沙 管事的葉比霍多夫在復活節後向我求婚來的。

安涅 你說來說去儘是這一套……（整理頭髮）我的髮針全掉了……（她很疲倦，甚至站立不穩。）

董涅沙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。他愛我，多麼愛我喲！

安涅 （望着自己的房門，柔情地）我的臥房，我的窗，好像我一直沒有離開過一樣！我回來

了！明天早上一起來，我要跑到花園裏去……希望我能够睡得着覺呵！我在路上一直沒有好好睡過，心裏老是不踏實。

董涅沙 前天，彼得·謝爾蓋維奇來了。

安涅 （欣然）彼楷●！

董涅沙 他睡在外面澡堂子裏，住也住在那兒。他說，他怕麻煩這兒宅裏頭的人。（看錶）

應該早就把他叫醒了，可是娃爾娃拉·米海洛夫娜不讓我去叫他，她說：『你別去叫醒他。』

娃略上，腰帶上掛一串鑰匙。

娃略 董涅沙，快去煮咖啡去……媽要喝咖啡呢。

董涅沙 這就去煮。（下。）

娃略 好啦，謝天謝地，你們總算來了。你又回到家了。（愛撫）我的小心肝回來了！小

美人兒回來了！

安涅 我受够了罪。

娃略 這我能够想像得到！

安涅 我是在基督受難周●出的門兒，那時候天氣怪冷的。夏洛達一路講着話，變了許多戲法。你爲什麼硬要叫夏洛達跟我結着伴兒一塊兒走呢？……

娃略 小心肝，你可不能一個人走呀。年紀才十七歲！

安涅 我們到了巴黎，那時候天氣真冷，下着雪。我的法國話說得真糟。媽住的是第五層樓，到了那兒，看見有許多法國人，男的，女的，圍在媽的周圍，還有一個老牧師捧着一本書，滿屋子儘是煙捲味兒，真不好受。我忽然可憐起媽來了，難過極了，我就抱着她的頭，抱得緊緊的，再也不肯放鬆。後來媽只管哄騙我，哭着……

娃略 (含淚地) 別說了，別說了……

安涅 芒東●附近的別墅她已經拿來賣掉了，她什麼東西也不賸了，什麼也沒有了。我

● 彼得的爱稱。

● 四旬齋的第五周。

● 著名的遊息之所，在地中海沿岸，法國尼斯 (Nice) 附近。

也窮得連一個戈貝也不見，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家。可是媽一點也不懂得！我們在火車站上吃飯，她儘點那些貴的菜吃，臨了，付給夥計每人一個盧布的小費。夏洛達也是那樣。雅沙給自己也叫了一份兒，簡直糟透了。媽身邊的聽差雅沙，我們這回把他帶來了……

娃略 那個壞蛋我早看見了。

安涅 這邊的情形怎麼樣？利錢付了沒有？

娃略 哪兒來的錢付利息呀？

安涅 我的天，我的天……

娃略 到了八月，地產就要拍賣了……

安涅 我的老天爺……

陸伯興 （在門口往裏望，作牛鳴）哞哞……（下。）

娃略 （含淚地）應該給他這個傢伙……（揚拳示威。）

安涅 （擁抱娃略，悄悄地）娃略，他向你求過婚嗎？（娃略搖頭否定）他可是愛你的……你們爲什麼都不明明白白表示出來，還等着什麼呢？

娃略 我想，我們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。他事情很忙，顧不到我……他簡直沒把我放在